

羅剎恩仇全傳



罗刹恩仇全传

上 册

朱贞木 著

巴蜀书社

目 录

第 一 章	滇南八寨	1
第 二 章	沐公府之金线蟾王	9
第 三 章	金翅鹏拆字起风波	22
第 四 章	飞天蜈蚣的绝命书	40
第 五 章	万年青	50
第 六 章	鸡鸣峡浴血结仇	60
第 七 章	飞钵峰月下却敌	74
第 八 章	削棍成枪削枪成笔	83
第 九 章	飞天狐二次受挫	91
第 十 章	红孩儿险里逃生	104
第 十 一 章	小蓬莱秘宴	116
第 十 二 章	瞎教师初会狮王	133
第 十 三 章	秘魔崖	143
第 十 四 章	通臂猿巧擒游魂	156
第 十 五 章	黑牡丹夜探沐公府	171
第 十 六 章	酒鬼计劫玉玲珑	187
第 十 七 章	沐天澜飞弹退贼	200
第 十 八 章	上官旭陌路逢仇	215
第 十 九 章	古刹戏飞狐	227
第 二 十 章	灵猿迎客白鸽传书	245

第二十一章	嘉利泽之隐逸.....	257
第二十二章	暴风雨的前夕.....	273
第二十三章	血雨腥风.....	296
第二十四章	一发千钧的攻守战.....	319
第二十五章	独战元凶.....	346
第二十六章	桑窈娘与何天衢.....	366
第二十七章	小魔王惊散了鸳鸯梦.....	383
第二十八章	夜探虎穴.....	401
第二十九章	虬龙杠与鬼母拐.....	416
第三十章	九子鬼母的归宿.....	430
第三十一章	爵邸丧元戎.....	452
第三十二章	荒山逢巨寇.....	463
第三十三章	巧遇女罗刹.....	474
第三十四章	英雌黑里俏.....	484
第三十五章	夜擒红孩儿.....	492
第三十六章	异龙湖传警.....	504
第三十七章	五十勇士失踪之迷.....	513
第三十八章	罗刹夫人初现.....	524
第三十九章	桑芋翁谈往事.....	544
第四十章	仙影崖的秘径.....	558
第四十一章	仙道无凭.....	569
第四十二章	玉狮子.....	582
第四十三章	猿国之王.....	605
第四十四章	铁面观音石师太.....	618
第四十五章	美男计.....	631
第四十六章	插枪岩宝藏.....	647

第四十七章	铁瓮谷.....	659
第四十八章	色授魂与.....	674
第四十九章	玫瑰与海棠.....	691
第五十章	胭脂虎.....	702
第五十一章	活宝.....	722
第五十二章	有情天地.....	738
第五十三章	肚内的秘密.....	759
第五十四章	罗刹神话.....	778
第五十五章	世外桃源.....	797
第五十六章	九尾天狐.....	814
第五十七章	火狱.....	826
第五十八章	一箭了恩仇.....	855
第五十九章	幸不辱命.....	874
第六十章	金驼之劫.....	891
第六十一章	失宝.....	907
第六十二章	风魔岭.....	922
第六十三章	真相大白.....	937

第一章 滇南八寨

云南省东邻黔蜀，北接川康，西南又毗连缅甸。境内烟岚雾嶂，急湍奔流，形势峻险，道路崎岖。各种苗族，族类繁多，宗支不一；有叫罗罗、摩些、西番、古宗、潞子，种种奇怪名目。战国时代，“楚伐蔡宋龙之国，俘其民，放之南徼，流而为苗”等记载，大约就是苗的先世。到明朝崇祯时代，已有很多苗族仿效汉人语言、礼教、章服，同化归流，一样抽丁纳税，受汉官节制；这种归化苗族的首领叫做土司，等于从前塞北的可汗酋长。

云南苗族土司，也有官署、兵役、符印，也有勤劳王事，得过朝廷封典的。单说崇祯年间，云南苗族中最强盛、最出名，而且彼此争雄夺霸，发生许多流血惨事，与本书大有关系的，莫过于滇南八寨。那八寨名称如下：

石屏金驼寨	土司龙在田
阿迷碧虱寨	土司普名胜
峨嘉哀牢寨	土司吾必魁
蒙化榴花寨	土司沙定筹
新平飞马寨	土司岑猛
华宁婆兮寨	土司禄洪
弥勒龙驹寨	土司黎思进
维摩三乡寨	土司何天衢

现在先说金驼寨，在滇南石屏州异龙湖畔金驼峰上。这金

驼峰也是云南著名哀牢山脉的分支，面积有五六十里方圆。凡在金驼峰居住的尽是龙姓苗族，无形中这五六十里面积，变为龙家的势力范围，而且形势天险，出产丰厚。

在金驼峰深处，有一座高接云霄的峭壁，叫做插枪岩。岩壁中分，从顶挂下百丈长的一条大瀑布；终年喷琼曳玉，趋壑奔涧，弯弯曲曲分布成峰脚下二十八道溪涧；又从这许多溪涧，汇聚一处，泄注于金驼峰后异龙湖中。这峰内二十八条溪涧，是龙家苗族的水道，又是金驼峰独一无二的富源。原来金驼峰所以出名，因为峰势起伏，宛似骆驼；而且夕阳反照到处金光闪烁，蕴藏着无量金矿。插枪岩便是矿苗发现所在，终年无量金沙顺着瀑布冲刷而下，分流二十八道溪内。

龙家苗族起初只晓得图现成，终日老老少少在溪内淘沙炼金，弄得溪山浑浊不清，而且金沙越淘越薄。后来暗地用重金聘请汉人，指点矿穴，秘密开掘；这一来，坐守宝藏，自然一年比一年富强起来。但是这样宝藏，别家苗族谁不垂涎？因此同邻近苗族常常发生争斗的事。

到了崇祯初年，龙家苗为首土司，叫做龙在田，威仪出众，武艺高强。而且他这土司，与众不同，曾经帮助镇守云南世袭黔国公沐英后人沐启元，削平滇边群寇；跟着沐启元诣阙献俘，论功行赏，于土司外又加封世袭宣慰司的爵禄。这一来，雄视其他苗族，气焰赫赫！在金驼峰势力范围内，也就是土皇帝了。龙在田相貌很特别，生得鹰麟虎步，紫髯青瞳；而且额上偏长出一个大黑瘤，远看便像一角，所以滇南一带，便加上一个“独角龙王”的诨号。

苗族强悍，本来崇尚武事；龙在田久于行伍，加爵回来，便将金驼寨龙家苗男女老幼一二万人，全用兵法部勒。好在云

南苗族聚居村落，都是倚山设垒，垒石树栅，不论男女老幼，随身都带腰刀标枪。经独角龙王一番布置，把金驼峰几处险要所在，筑起坚固碉砦；由部下心腹头目，率领强悍苗兵严密把守，宛如铁桶一般。而且独角龙王还有一个好内助，便是他的妻子禄映红。

禄映红原是华宁州婆兮寨土司禄洪的妹子，也是苗族的巾帼英雄，貌仅中姿，心却机灵；自幼练得一手好飞镖，百不失一。随身一柄三尺多长的镔铁雪花偃月刀，解数非常，颇为有名。整理金驼寨，一半还是这位映红夫人之力；独角龙王对于这位妻子，言听计从，畏比爱多。夫妇占据这样势力雄厚、宝藏无穷的基业，未免意气飞扬，目空一切。除感世袭黔国公沐府恩泽深厚，颇失忠诚以外，有几个一般闾阎官府，反而低首下气同他联络，希望从金矿中得些油水，奉承得独角龙王夫妇未免志骄气盈，诸事托大起来。但是其他苗族都有点惧怕独角龙王夫妇的武功，和国公府的庇护，一时尚不致发生祸变。

那时独角龙王已届望五之年，膝前只有一位长女，闺字藏姑，方能啖呀学语；望儿子的心，自然非常急切。有一天，独角龙王正率领着近身勇士们，在深山大壑中，合围行猎。有一只牯牛般的花豹，被手下勇士们鼓噪飞逐，麻林似的标枪，飞蝗般的长射；吓得那只花豹走头无路，拚命一纵，纵上一株古木。蹲在杈干上，瞪着一双碧闪闪银灯似的豹眼，觑着白嶙嶙的獠牙，吼若破锣，向人发威。后面懒龙似的尾巴，忽左忽右；鞭得左近枯枝断干，噼噼啪啪掉下地来。

独角龙王纵马赶来，一看那花豹逃入绝地，哈哈大笑之下，一偏腿飞身下马，健腕一举，从背后拔下两根短短喂毒飞镖，两手一分，侧退半步，对准花豹要害，便要联珠齐发。忽

听得这山的四面长鼓齐鸣，梆梆之声，震动山谷。独角龙王和手下一般勇士，都吃了一惊，明白金驼寨出了大事。

独角龙王顾不得树上花豹，正想派人查问，忽又听得鸾铃响处，一匹快马驮着一人，从对面山脚下绕着一层层的梯田，从山顶上一阵风似的飞驰过来。转眼工夫，已到了独角龙王的面前，滚鞍下马，举着双手，俯伏在地。独角龙王一看是自己府内得力头目，急忙喝问有何急事？那头目跑得满脸大汗，只说了一句：“夫人刚才产下一位公子，奉命请爷快回。各寨长已鸣鼓集人，快到聚堂叩贺了。”

独角龙王万事俱足，只是无子，朝夕盼望已不是一天，此刻一得到这样喜讯，如何不乐？哈哈大笑之间，一回头，那只花豹还自在树上负树自固。独角龙王一举手，仍想把两只飞镖发出，猛然灵机一动，双腕一翻，两只飞镖便插在左右地上。一指树上花豹笑道：“今天看在我儿的面上，让你多活几年。等我儿子长成，我带着儿子来找你，让我儿子来取你命便了。”说罢，连身边勇士们全大笑起来。

独角龙王得意之下，那有心思打围？立时吹起螺角，集合四面勇士和猎鹰猎犬，又拾起地上飞镖，风驰电掣回到土司府来。独角龙王急步进府，“聚堂”上黑压压的，已挤满了大小各寨头目，一齐向他拜贺，各人又纷纷贡献精炼纯钢。

原来土司府内，都有一座很高的高楼，苗人称做“聚堂”。这种高楼，最高的像龙土司府内便有五层，最高一层，并无窗户，中间横吊着空心镂花，长约丈余的一段大木，名叫“长鼓”。长鼓旁还悬着一面极大铜钲，名叫“战锣”。打仗出兵击“战锣”，平常集头目用“长鼓”。本族各寨中，也有长鼓，形式小一点，却没有战锣，只用角螺。土司府长鼓一响，

本族各寨立时也击鼓响应，一霎时可以传遍整个金驼峰。至于土司府“聚堂”就在这楼下最低一层。

像独角龙王声威十足的土司，养个儿子，也如同生太子差不多，全部龙家苗族都当作一件大事，所以立时奔集，行他们祖先最尊敬的“锻刀礼”。因为苗人，不论男女老幼，随身全有一柄苗刀，视为第二生命，顷刻不离。一出世，父母亲友必选上好精铁积聚起来，等他成人以后，便把预备好的精铁，叫他自己炼制一柄终身不离的苗刀。亲友们铁越送得多，炼刀时聚精用宏，刀的质料、成色自然格外好。像独角龙王部下献的，自然又多又好，锻炼起来，自然是百炼纯钢，吹毛立断的了。

从前缅甸最出名，滇南同缅甸接界，所以滇南好的苗刀，也称红毛宝刀。当时龙土司府除手下头目纷献精铁以外，其余龙家苗族，也多少不等选了些好铁送来。一二日之间，聚堂前面天井中，已积聚精铁象小山一般了。后来龙飞豹子名震江湖，全仗两样兵器，一样是虎头双钩，一样就是红毛宝刀。这柄宝刀，便是下地时本族送来精铁，百炼而成的。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当时独角龙王在聚堂受了众人叩贺以后，立时三步当作两步走，赶到内宅看视映红夫人。却喜产妇平安，小孩啼哭声音洪亮，五官清秀，似乎比乃父还要出色。独角龙王晚年得此爱子，大乐特乐，觉得自己心满意足，谁也没有他福气。

这时映红夫人虽然靡在锦绣枕褥，左右使女们流水般伺候，其实因为平时身体结实，毫无痛苦；如果换了普通妇女，早已下地操作了。这时看得自己丈夫高兴异常，她急笑着说道：“这孩子生下来，两只乌溜溜的眼珠，神光充足，与众不同，想是有造化的。将来我们全仗这个根苗，你须用心教导才

好呢！”

独角龙王忙笑应道：“夫人此时千万不要劳神。这孩子非但眼神充足，看来骨格也坚实，我们必定要聘请一位高明先生，教成一个文武全才，才对我的心思哩。”

映红夫人笑道：“请先生这一层，未免言之过早，倒是先替孩子取个名字是正经。”独角龙王连声说是。猛想起今天树上花豹，留镖不发的事来，猛孤丁把巨灵双掌一合，啪的一声脆响。映红夫人忙用衣袖遮住孩子，轻轻说道：“看你这种失神落魄的鬼相，你成心吓孩子是不是？”独角龙王猛然醒悟，一抬手似乎想打自己一个嘴巴子，又怕再惊动孩子，慢慢的向后倒退；这一做作，倒引得映红夫人嗤的一声笑了。

独角龙王扮一个鬼脸，又暗暗的走到床前，遂忙说道：“我是乐的糊涂了，我是想起今天猎围中遇着如此如此的一回事。此刻心儿一动，想替孩子取名‘飞豹’做个纪念，这名字儿也叫得响亮，夫人你看还用得么？”映红夫人只把头微微一点，这名儿便是算取定了。后来上上下下，叫得很顺口，连姓带名外加语助辞，便人人称他“龙飞豹子”了。

龙飞豹子到了八九岁，虽然瘦小枯干，却天生神力，又善纵跃，而且性格有独角龙王的豪迈，并有映红夫人的机智，真是夫妇合璧的艺术作品了。龙飞豹子八九岁时，他的姐姐璇姑也只有十余岁，却长得美人胎儿似的，非但苗族中绝无仅有，就是汉人中也是万人选一。独角龙王膝下有了这么一对佳儿娇女，其乐可知。看自己儿女聪敏英秀，迥异恒流，便用重金聘请昆明一位饱学汉儒，到金驼峰土司府中，教读一对儿女，又拜托一位义结金兰的奇人，传授武艺。

原来金驼峰龙土司手下头目无数，但在土司府同自己时刻

不离的，只有三十六个大头目。这三十六个，全从龙家苗族中千选万选出来的勇士，其中却有一个不是龙姓，也不知他底细是苗是汉？而且没有姓没有名，只有一个别号，人全叫他金翅鹏。他就把这个名字头一金字作为自己的姓，究竟他姓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样同独角龙王结合呢？说来话长，而且也是一件奇事。

先头不是说过独角龙王因为辅佐黔国公沐启元勤劳王事，得到世袭宣慰司的爵位么？那时独角龙王正是少年英雄时代，而沐启元是个文臣出身，却因乃祖沐英的汗马功劳，子孙享受黔国公封荫，世世镇守云南，有调兵遣将保卫边疆之权。黔国公府就在云南省城昆明碧鸡坊，国公府规模崇闳，闳闳显赫。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仗着功臣之后，也同藩王一般；全省大小官吏，莫不仰其鼻息。国公府中仅仅家将，就有五百多员，即此一端，其余便可推想了。

说也奇怪，云南各土司，对于国公府命令尚能服从，本省抚按大员的命令，就视若弁毛了，所以朝廷上也只有倚赖沐府，怀柔绥辑，调处各强盛的土司了。当时沐启元奉命出征边界土寇，便令调各土司苗军出力；滇南八寨，自然都在调遣之列。不过勇冠三军的龙土司，和沐启元相处异常合契；沐启元也倚仗独角龙王，如同一条臂膀。

出征当口，碧鸡坊黔国府中却出了一件奇事。原来世袭黔国公沐启元有两个儿子，长公子沐天波年已弱冠，且已授室，府中事无大小，全由这位长公子主持。可是天波虽系闳闳世袭，因从小席丰履厚，未免趋近纨绔贵胄一流，对于文武两途，无非略涉皮毛。惟独次公子沐天澜年虽幼稚，却生得粉妆玉琢，神秀气清，迥异常儿。

黔国公沐启元奉旨出征当口，沐天澜那时方才九岁。这年夏天碧鸡坊黔国公府后花园崇楼杰阁下，有一道玉带溪，漾洄曲折，岸柳如幄，原通滇池，颇饶水木清华之胜。沐天澜虽然娇生娇养，却天生体轻足健，臂力非常。每逢夕阳西下，趁伴娘丫头们不留神时，一直就跑到玉带溪，留连玩耍。

溪旁柳面之下，原缆着几只精致的钓舟。沐天澜人小胆大，这天竟跳下钓舟，解开缆索；拿起一片小桨向柳根上一点，就撑开了。一划两划，居然被他划出一箭多地远去。这处湖面颇为广阔，四面临湖水榭，筠帘静下；湖中荷叶田田，莲花亭亭，清芬扑鼻，佳景宜人。沐天澜荡入莲花深处，披襟当风，领略荷香，忘其所以。而且舟小入小，一湖的荷叶，密密层层矗立水面，池水畔榭之间，偶然有几个人向湖中一望，也看不见沐天澜的身影；沐天澜自己玩得出神，也忘记家人们了。

沐天澜玩了半天，看看日影西沉；晚霞散绮，才想掉舟回来。猛一低颤，忽见舟前不远一枝乾头莲花梗下，水面嗤嗤的乱响，荷叶无风乱头。忽见金光闪闪，有酒杯粗细蛇头，昂出水面二三寸高，身子有三尺多长，比自己臂腕粗，通体金黄，在水中争光耀目，箭也似的向舟飞驰而来。沐天澜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心里一惊！忙举桨向后一拨，小舟横了过来。他的意思，想拨桨掉过舟来，远远的逃避。那知心慌意乱，又不会使桨，舟旁又有荷叶阻隔，要倒退容易，掉过舟来却是很难，所以桨一动，小船便横了过来，小船一横，凑巧不过，正挡住那东西的去路。

那东西昂头分水，疾如飞箭，哗哗一声水响，竟凭虚空跃舟而过。沐天澜猛觉得眼前金光一闪，舟身向下一沉，后稍一

跳，身不由己向前扑去。两手向前一抓，正抓住那东西腥粘滑腻的身子，一声惊喊！顿时舟身颠簸，好似天旋地转，耳中只听得泼刺乱响，水珠四溅。慌忙惊跌之中，整个身子已扑在舟心，而且腥粘滑腻的蛇身，也被自己身子压住，身外一段长尾却把大腿缠住。幸而人小身轻，跌也跌得巧，只向船心跌入，虽然一阵颠簸，却未翻在水中。可是身压蛇，蛇绕腿，头下脚上，一时爬不起来，又不敢猛加挣扎，恐怕把小船弄翻。惶急之下，两手死命攥住蛇身，一低头不分皂白，拚命张嘴一咬，咬紧蛇身，死不放松。

那知他这一咬，却咬得很巧，正咬在七寸头上，居然被他咬得鲜血直流。他也不管腥秽，血流满嘴，兀自拚出吃奶力气，咬紧牙根，不肯松口，而且气急呼吸之间，鲜血进流，灌入肚内。其实这东西如果真是蛇类，身有细鳞，八九岁的小孩，无论天生神力，一时也难用嘴咬破。三尺多长的长蛇，也没有这样和善易制，而且毒血沾唇，小命也就完了，那有这种便宜？那东西无非是一条积年的大黄鳝，因在沐国公府花园玉带溪中，从来没有渔翁捉钓，故能养得这样长而且粗大；大约寿命总在二三十年以上，也是一件稀罕东西。不过在沐天澜小孩子眼中，总以为是长虫一类罢了。

第二章 沐公府之金线鳝王

当下沐天澜死刀咬住那条大鳝鱼，鳝血泉涌，一半吸入沐天澜肚内，一半把沐天澜染得像血人一般。这样人鳝相持，有半盏茶时，那条大鳝血竭命尽，沐天澜也惊吓过底，力竭晕

死。一叶小舟，载着一条大鳝鱼、一个小孩子，兀自浮与翠叶清波之中；惟有沐天澜撒了手的一个小桨，随风漂浮，不知漂到何处去了。

这时从沐天澜独自走进花园，直到人鳝相战，已有相当时光；等到荷花池中鳝死人晕，前面黔国府中丫头乳娘们发现二公子失踪，已经闹得到天翻地覆了。长公子沐天波率领家人，阖府探寻；寻到花园玉带溪头，沿溪探查，发展上流漂下一个木舟。得着线索，才驾舟下溪，分头细搜，从荷花池中，搜出那只小船，发现真相，各各惊慌失色！赶忙把二公子抬进上房，洗尽满身血迹。一看却无伤痕，就是昏迷不醒，遍请名医设法急救，依然无效。

那长公子沐天波知道这位兄弟，是父亲最爱宠的；出门时再三吩咐自己好好照顾，偏出了这样乱子。最奇荷花湖中会出这样怪鳝，看这种情形却又像被兄弟生生弄死；现在这样昏迷不醒；难道多年老鳝也有毒性不成？心里急得了不得，把昆明名医请遍，也说不出所以然。这样过了一宿，沐天澜依然昏迷不醒，而且遍身滚热如火，四肢渐渐红肿起来。把沐天波急得要死，而且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省城。

这一天近午时分，国公府门却来了一个摇串铃卖草药、治百病的走方郎中，自称能医治二公子的奇病。家将们向里面一回禀通报，沐天波急不择医，立时命请进来。一忽儿只见仆人领着一根明杖，后面跟着一个瞎子，背着一个小木箱子，左手托着一串铃，右手撮着一个明杖慢条斯理的一步一步探着脚步走了进来。

沐天波仔细打量那瞎子，只见他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嘴上有两撇黄胡子，这样大热天，却穿着一领厚厚的棉絮黄土布道

袍，趿着一双平头破鞋，头上疏疏的白花头发束着一个黄梁道冠。走到面前，沐天波把得病的情形一说，问道：“你眼珠都瞎了，难道还能治病么？”

那瞎子两只枯涸的眼，向上翻了几个白果，微微笑道：“世上的大夫，眼虽不瞎，却瞎了心，俺虽瞎了眼，却没有瞎心。虽然说望问诊切，头一个字就要用眼。但是时下名医，有几个真有望的本领的？俺治病专治疑难杂症，与别人治法不同，用不着望字诀。”

沐天波听他口气不小，说的话似乎很有道理。多少名医没有法想，或者这人大有来历，也未可知，不妨试他一试。当下亲自在先领路，另外几个家将伴着瞎子一同走到上房，又走过几次重门叠户，才到二公子沐天澜的屋内。家将退出，由沐天波陪着瞎子走近床前。

那瞎子先把手中串铃明杖放在一旁，又掇下背上小木箱搁在床前桌上；然后坐向榻前，两袖一挽，伸出一双枯蜡似的手指，解开病人上下衣钮，遍身摸索起来。

他一伸手，把床前立着的沐天波、床边几个伴娘丫头都惊奇起来！原来那瞎子十指的指甲非常特别，每一个指头上，把指甲卷得紧紧儿的，好像每个指头上，都顶着一个小纸卷儿。揣想这指甲，如果卷伸开来，怕不有半尺多长，也不知他怎样长成的。

正看得诧异，忽然瞎子一面依旧遍身抚摩，一面回过头来问道：“这位公子今年多大？”沐天波报了岁数。瞎子又问道：“那条已死的大鳝，现在如果还在府中，请取到这儿，让我摸一摸。”沐天波立刻差人取到那条死鳝。

瞎子霍地站起身来，向屋中一站；左手捏住鳝头，右手一

的鳝身，两只白果眼，顿时乱翻起来。忽回头向人问道：“你们眼亮的，当然看得出这是条大鳝鱼。照理说鳝鱼没有毒性。不过你们看见这条鳝鱼背脊上有三条金线吗？是不是从头一直通到尾呢？”

左右说道：“果真有三条金线从头到尾的。”瞎子把头一点，自言自语道：“想不到今天得到这样宝贝，二公子真是福命不浅。”沐天波忍不住问道：“为这个怪东西，弄得人半死不活，你还说福命不浅哩。”

瞎子并不答言，一撒手，把那大鳝攢在地下，一翻身，宛似不瞎似的从容走到床前，一伸手把二公子上身托了起来，把他两腿盘起，坐禅似的坐在床榻中间。从上到下按摩了一阵，天澜满身红肿顿时消退，面色也渐渐红活起来，不过依旧目闭牙紧，兀自昏迷。

天波心想多少名医束手无策，经这瞎子抚摩一阵，一忽儿工夫，便已肿退色转，看来这人大有道理，心里顿时安稳了许多。不禁问道：“先生高明得很，一发请先生费神救治。只要舍弟能够回生，定当重重酬谢。”

瞎子笑道：“要二公子回复过来，容易之至，俺一举手就可办到。不过我替你们二公子本身设想，还是慢慢的回复好。”天波听得不解，误会他是江湖生意经。故意使病人拖延，好藉此敲诈，不禁提高声音说道：“还是请先生早施妙手，使舍弟早早复原。”一面又向一个丫环大声说道：“快叫账房送进来白银两百、蜀锦二匹，预备酬谢先生，快去快去。”

丫头刚想遵命出屋，那瞎子猛一翻身，白果眼一翻，举手一摇，笑说道：“不必不必，大公子爱惜手足，希望兄弟立刻去病安心，原也是人情之常，不过酬谢一层，从此可以不提。